

● 绍 六

镶金边的云彩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云彩

镶金边的云彩

绍 六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6印张 2插页 296,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统一书号：10107·385 定价：2.10元

序

对于绍六的小说创作，不久以前我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

喜什么呢？

喜他勤奋多产。他从一九七九年，亦即进入不惑的那一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不要靠拢我》起，平均以每年十余万字的作品问世。到去年为止，已先后发表小说四十余篇，计六十来万字。就是对于一个专业作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成绩，何况绍六还是业余创作。一九八〇年，他是一个街办搪瓷厂的副厂长，不仅白天要当班，就是晚上也还有婆婆妈妈、夹七杂八的事务要处理；以后，他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主要精力要用在组稿、编稿、接待作者上。

喜他题材广、路子宽。他能写工厂，能写街道，能写医院，能写学校，能写公安，甚至能写国际斗争。他能运用有头有尾、有枝有叶、娓娓道来的我国古典小说传统写法，也能掌握意识流等时髦手法。

喜他注意取得尽可能大的可读性。绍六的小说，一般都有生动奇巧的情节，即令是他采用准意识流手法写的作品，如《通向手术室》等，尽管时空大幅度的跳动，时序颠颠倒倒，但看完后，情节脉络、人物关系很快就可以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是一堆碎瓷片，一团乱麻线。它仍然有一个生动的至少是相对完整的故事贯穿着。绍六是不以读者不懂为高雅的。

忧什么呢？

这忧是与喜联系在一起的。

他勤奋多产，但似乎有点匆忙、急于脱手。他炼意欠深，锤炼不足，以至久久没有出现突破，没有拿出打得脆响的、在较大范围内引起轰动的、交相称誉的力作。

他观察、感受能力强，什么题材领域都能进入；他路子宽，什么手法、技巧都能圆熟运用。但他似乎未注意形成自己主导的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思想艺术特色：特有的题材领域，特有的人物系列，特有的艺术处理——取材角度、感知方式、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迟迟未确定自己的特殊位置，未达到这种境界：不看署名就能辨认出那是绍六的作品，正象不问姓名，就能判断这是谁的孩子一样。

去年以来，情况有些变化，令我兴奋。绍六接连拿出了几篇有份量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然仍不无瑕疵，虽然仍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引起轰动，但它们是深沉的，有力度的，并且显示出特色，显示出绍六独具的优势。这里我就谈谈收在本书中的《镶金边的云彩》和《五色土》。

我们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塑造过当代各式各样的有为青年：自学成才的作家、演员、歌唱家、医生、科学家，和逆境拼搏、跳上龙门的大学生、研究生，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创业者，农村中从事加工、养殖、栽培、酿造等工副业的能人巧匠专业户，城镇待业青年中自谋生路的个体户。……总而言之，一般说来是不易引起争议的合乎流行观念的劳动者——智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但是《镶金边的云彩》中的青年主角李成功，却是一个陌生的形象，用他本人自嘲也嘲人的话说，是一个“不明确的人”。

他在充当国营江丰搪瓷厂描金车间的临时工之余，干的是这种行当：为能修理录音机之类的技术人员招徕客户，充当中间

人，从中赚取佣金，居然做到月收入在百元以上。这行当，令人想起了牛偏二、掮客、经纪人，这些不光彩的字眼，想起“不三不四赚大钱”的顺口溜。

但是，李成功自己并不以为耻，当他向《大江日报》的女记者邢继红谈到自己当“中间人”、“赚取佣金”的事时，他的语调是平静的、自然的，就象说他在做工、种田、打仗、教书、写作、演出一样。而且，他不以这种小敲小打为满足，他有一个雄伟的计划：把象他那样的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大江技术服务公司”。这种服务，就包括上述那种居间抽取佣金的“纽带”似的劳动组合。他明明白白地宣告，他就是要办实业，发财。他这个计划中的纯粹民办的公司，要与国营企业竞赛，要与仍然安于吃大锅饭、不思改革的那些企业竞赛。而且他不是幻想家、清谈家，他已经开始干了——他那包括着各行各业的技术权威、学者名流、专家工程师、甚至法律顾问的三十多人的公司谘询委员会已经组成、落实，而且还准备聘请和他谈着话的女记者邢继红做新闻顾问。他有自己的完全不同于现行的工厂企业的管理方案。仅此一条就令人咋舌：三个月后，经核算领不到四十元工资的人，除伤病员外，一律除名。

这是绍六引进文学画廊的一个罕见的人物，罕见到甚至一下子难于给他戴上一顶合适的桂冠，罕见到会令相当一部分读者生疑：此人是否值得为之宣传？是不是宜于用称颂的笔墨去写他？

我国有轻商的传统，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士农工商”也罢，“工农兵学商”也罢，商总排在百业之末。一提到“商”，就想起中间剥削、无商不奸、唯利是图等等贬义词语。解放后，这种观念有些改变，但是，人们也只尊重、承认“商业工作者”、“商业职工”——正牌的端铁饭碗的国营单位的“商”，而鄙夷、轻贱甚至敌视自发的、民间的“商”。尽管根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搞活经济的新政策，我们的报刊总在宣传这种民办商业、

民办实业的合理性、必要性，但是，人们在感情上仍然难以适应，仍然难以接纳这种人物。特别是我们这类自鸣清高、羞于谈钱，而实际上也不能离开孔方兄或曰“麻脑壳”、“大团结”生活的知识分子，更瞧不上这类口口声声要发财、赚取佣金的人物。

因此，绍六把李成功这样的正从小经纪变为大经纪的人物作为主角，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他的作品，实在是表现了一种卓识。这是对传统的美学观念、价值观念的一种大胆的挑战。他要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新的观念：善于经营、居间牵线、撮合，这也是一种服务，一种劳动，一种真才实学，如同善于做工、种田、打仗、为政、作文、演戏等等一样。他们中的佼佼者，也是当代英雄，也同样值得并非浅薄的姑娘们倾慕——李成功就赢得了大学生、高干子弟、女记者邢继红的爱悦。

绍六是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他不会忘记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个崇高使命：宣传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他以赞颂的笔墨描绘的正从小经纪人向大经纪人发展的李成功，绝不是唯利是图的、损人利己的、损公肥私的资本家。李成功口口声声办实业，发财，不是光为个人，而是实际上为国家排忧解难，把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干一番“适合国家发展的主要内容”的事业”。他是拥护党的新经济政策的自觉的改革家，和国营企业的那些改革家一样。

李成功不是干巴巴的改革家的标本。绍六从多方面塑造了他。他写了他曲折的坎坷的人生之路——他的作家梦、演员梦、记者梦，以及音乐家、美术家等等梦幻的破灭，象镶金边的云彩一样的幻灭；写了他的矜持和自尊，他对幸运儿的近乎敌意的戒备；他的第一次门户不当爱情的破产；他的聪慧颖悟；他适应环境、改善环境、美化环境的能力；他的多才博识；他在待业的“阿西”们中的威望……这样，绍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镶金边的云彩》在艺术处理上承继了绍六历来的追求：讲究故事的奇巧，讲究悬念，讲究出人意外的发展。这篇近五万字的中篇，从邢继红电车上巧遇李成功开始，写舒石对邢继红的求爱，写邢继红对江丰搪瓷厂描金车间的采访，再次和李成功相遇，直至写邢继红造访李成功的蜗居止，将近六分之五的篇幅，虽然读来有趣，但却都是宛若雾里看花。主题不明确，主要人物身份不明确，人物关系不明确。我们会产生错觉：也许这是一篇改革加爱情的小说；李成功也许是一个暂居逆境，向作家、演员等高档职业拼搏的青年，或将被国营企业委以重任的改革家；邢继红将舍弃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舒石，和博学多才、有一副郭凯敏似的演员风貌的李成功结合——这其间当然少不了遇上邢继红父母的干预。直到作品临近结束，作者才让这不明确的主题、人物、人物关系渐渐明确，托出了作品的真意，同时也是新意。

如果说，《镶金边的云彩》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展示了一片比较新的生活领域，描写了一种新的刚出现不久的，多多少少带点神秘味道的人物的话，《五色土》的成功，则得力于对平凡的生活领域和常见的人物的深刻而真切的描绘。

《五色土》写的是大都市的街道机构、街办工厂，写这种生活天地里的干部、工人。绍六所写的这种生活领域和这类人物，大多数的城市读者并不陌生。写街道生活、街办工厂的小说，也不自《五色土》始。但我以为《五色土》的可贵之处，就是无愧于它的题目——用全色调写出了生活的这一角，这一角里的人，这一角特有的氛围、气味。用当今流行的评论术语来说，就是表现了复杂的生活，复杂的人物，或曰生活的复杂性，人物的复杂性。小说给人以格外深沉真切的感觉。读这种作品，就象直接读生活本身。这是小说的一种高境界，是绍六过去的作品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新来的望江五金厂厂长辛蔚要受制于供销股涂股长，因为

这个股长不仅掌握着供销这道关乎工厂生死存亡的命脉，而且当司机的儿子控制着厂里仅有的一部汽车，媳妇是党支部干事，还有几十个同宗同姓的师傅以及这些人的亲朋好友做他的后援。他不仅是望江五金厂实际上的一把手，而且在街办事处也有靠山。

街党委、街办事处的头头分成几派，互相掣肘。党委第一副书记贺大喜，就要把正直肯干的辛蔚拉作自己的人。

涂股长的部下、供销股成员赵胖子，原来竟是一个落难蒙冤的知识分子——某大医院的医生。而这个被涂股长一向不放在眼里的“窝囊废”，居然在他撂挑子、出难题时露了一手——和外贸挂上了钩，为涂股长的敌手辛蔚帮了大忙。这钩何以能挂上？因为外贸的一个处长，是赵胖子的爱人的姨侄女婿的父亲。

在辛蔚振兴工厂的过程中，应该是毫无瓜葛的政法机构——街道派出所居然也插上了手：利用涂股长儿子犯罪收审的机会，迫使处处刁难的涂股长改弦更张，向辛蔚靠拢。原因很简单：辛蔚和派出所所长刘兴民是“割头换颈”的老同学……

凡此等等，绍六笔下的望江五金厂，就是以这种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人事构成、社会联系，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他写的是一个街办工厂，但由于他挖得深，撒得开，实际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小社会。从来还没有哪一位作者，提供过这样一幅特异的人生图画。——大量写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作品，不可能形成这种图画；少数写街办企业的作品，因限于作者的生活和取材角度，也没有提供过这样的全色调全景镜头。

《五色土》所反映的生活是复杂的、全色调的。它所描写的人物，也是复杂的、全色调的。且说贺大喜和涂股长。

贺大喜，江堤街党委第一副书记，实际上的一把手。他的不少作法、脾性是令人反感的。

有何必要在生人面前自报年龄，而且以这种方式呢？“我户口上是五十八，其实，当年为了充师傅，虚报了三岁，实足年龄不足五

十五,还不够女同志的退休年龄。”无非是还想升官,至少是赖在现有岗位上罢了,低级!

有何必要亲自控制一套住房,而且把钥匙揣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呢?有什么必要亲自过问辛蔚的“交通”问题呢?专权!笼络人心!

为什么不直接提出把辛蔚分到望江五金厂,而转弯抹角,让辛蔚自愿入彀呢?玩弄权术!

如此等等,通过小说的其他情节,还可以指出这位仁兄的一些缺点。他简直象个反面人物了。

但是,看了他听取辛蔚汇报准备生产外贸所需冷冻机配件的那个情节后,我对此人的感情变化了。

他一下子判断出了这笔业务的份量——它会决定性地扭转望江五金厂、甚至江堤街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显示了他的丰富的办工业经验。

他对心怀叵测的支部干事钟桂华的咄咄逼人的追问,显示了他目光的犀利和气魄。

他不假思索就向辛蔚指出了“当前最重要的、最艰巨的、最关键的是大小、各式各样的模具!”而且同样不假思索,“只简略估计了一下”,就知道需要一百多套模具,而望江技术力量薄弱,因此,必须协作,必须取得区委的支持。等等等等,显示出他是行家和明白人。

他干脆利落地作完指示,马上就要辛蔚陪他去区委书记那里汇报,表明他是讲效率、争时间的实干家。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当着心怀叵测的钟桂华讲的这番话:“反对意见并不可怕,而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干事的人指责干事的人的现象才是最可怕的。总有那么一些人,自己抄着手不干,或者假忙,但实际上却瞪着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有事业心、真正拼命干的人,并时刻想从中找到毛病,把别人整下去。就有这种人,每个单位都有!”这番话是他越来越激动地讲出来的,是他

平时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愤懑和苦闷的倾泄。这段内心剖白，使读者和他的心相通了。联系到作品中描写的街道其他一大堆常委、副主任的群像，那些把街办厂当镀金池或避风港或升官梯，折腾得濒于破产的人物，我不能不承认贺大喜还是一个想干事、真干事、会干事的人，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干部。我甚至认为，他亲自控制一套房子、过问辛蔚的交通问题，乃至要把辛蔚作为自己的人等等作法，虽则不能提倡，但却是环境所迫，可以理解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正面人物。

对和辛蔚唱对台戏的涂股长，作品充分展示了他的生产小生产者经历带来的狭隘性、嫉妒心，但无意于把他写成坏蛋，把他涂成一片黑色。他和心术不正的儿媳钟桂华不同。他对辛蔚处处作梗、扭筋、拿把，但是绝不同意采用造谣中伤的阴谋手段。他对上面派下来的干部总怀戒备、敌意，也不单是怕自己的地位动摇，而是怕又来一次折腾，使厂里人吃亏。他“论技术，论业务，论根基，论办这种婆婆妈妈街办工厂的经验”，都比辛蔚强。他是孝子，听到辛蔚的孝行，感情上就和辛蔚亲近起来，显示了他的丰富的人情味。在一旦对辛蔚的态度转变以后，他立即成为辛蔚的强劲助手，为他排忧解难，但并不对辛蔚吹吹拍拍。总而言之，他仍不失为一个基本正派的劳动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绍六在涂股长身上写出了武汉味，写出了手工业者出身，而今仍在手工业者群组成的街办厂中生活的老武汉师傅的行为方式和语言特点。

你看，他这样打发那个闹加级的江湖师傅：

“……他不声不响地飘到他们身后，手里拿着两个零件，翻着眼白说：‘简单，按图纸加加工，加完工定七级。’两人半信半疑，果真上了床子。待加工件拿来后，涂股长掏出卡尺，戴上老花眼镜，卡了几下，突然伸长了脖子，鼓起了粗颈子，嚷了起来：

“你们哄外行？这是七级工的活？要脸不要脸啦？！，一句话，二级，干就回班组，不干就结帐！”说完，冲到厂院内，将零件狠命扔去。”

你看，他这样表示对辛蔚的亲昵和敬佩：

“……‘街办厂，没有技术人员的计划，不在社会上淘金又到哪里去打锣？有真本事的、头上没有辫子的，谁肯来街办厂落户？’说完他又感到失言，忙补充道：‘你这种若人当然是例外。’”

在现今的中青年作家中，很有一些人不太注意人物语言的特殊色彩，往往是故事情节也还生动，主题也还有新意，可惜的就是人物说一种通行全国，适用于各种行业各种身份的标准化的语言。因此，读到上面这种个性化的、有地方特色的、带着生活固有的色香味的语言，我是很为绍六高兴的。

在绍六的众多作品中，我没有谈别的，而独对《镶金边的云彩》、《五色土》唠唠叨叨了一大篇。这并非认为是其他作品都乏善可陈——它们都是有相当可读性的，拥有各自可观的读者的——而是感到，这两篇作品，特别是《五色土》，是真正充分地动用了绍六独有的生活优势，是别的作家写不出来或暂时写不出来的作品。绍六独有的生活优势是什么？是他在里弄、街道中长大的几十年的老武汉生活，是他当过几年街办厂厂长的经历，是对都市基层这片“五色土”、这方小社会的亲知亲历，是他对这片五色土上的子民的了如指掌的熟悉。

我这样说，并非主张绍六不去写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而是希望他在这片“五色土”上，在这片别人难以深入的领地上多多开掘，从而尽快在文学中确定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发出特殊的声音。

另外，我还想重复一下过去和绍六交流中的唠叨：在已被武胜关内外的文坛广泛接受，大体上写一篇就能发表一篇的情况下，要多思索，多锤炼，多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发一篇打响一篇。

绍六的《镶金边的云彩》，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子要发排了，他要我写个序。我拉拉杂杂地写了以上的一些话，权且允作序吧！

田中全

1984.7.29.晚

目 录

序.....	田中全
镶金边的云彩.....	1
五色土.....	61
理想，充满泥土气息.....	136
荷花姑娘	
——小厂生活素描.....	183
通向手术室.....	225
生活里没有观众.....	274
后 记.....	366

镶金边的云彩

令人兴奋的幻觉被璀璨的色彩所代替；这些鲜艳而强烈的色彩在迅速变换，迅速扩大，占据了视力所及的整个世界，因而使世界变得那么迷人和刺眼。这不会是梦，因为据说梦是没有色彩的。而眼前却是色彩的冲击，色彩的晃动，色彩的变幻和色彩的竞争；有人说，由于梦冲破了理智的束缚，几乎完全瓦解了被思想与传统支配的经验，因而是原始而蒙昧的，是没有教养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此刻的心情却是欢愉的，充满甜蜜、幸福和满足，十分理智、文明和高雅……

她终于被色彩刺激得浑身燥热起来，猛然睁开双眼，这才发觉自己正躺在席梦思单人床上，一缕桔黄的光线从淡绿色的窗帘边缘射进室内，照在枕边，照在发际。

不早了！她一骨碌掀开被子，坐起来。门外传来保姆姜嫂轻手轻脚的走动声。伸手在鸭绒枕头底下摸出镀金女表一看，才六点半钟。这过早的彩霞使她比平时早醒一刻钟，令她气愤。她攥着表，赌气似地用劲向后倒下，在弹簧的柔和弹性中闭上眼睛，任思绪逆着阳光飘逸而出。

这里是军区大院内的首长小院。这座院中之院的数幢红瓦楼房，隐没在苍翠的绿丛内，沉浸在清晨的薄雾里，陶醉在秋色的桂子果香中。

然而姑娘的思绪毫不停留，它迅速地穿过长江的晨光，越过江堤的草丛，盘桓在初醒的城市上空，最后缭绕在一辆双节式无轨电车的辫子周围，久久不愿离去……

该死的辫子！

当然不是姑娘的辫子，是电车的辫子，象与谁生气一样，猛地弹开架空电缆，使电车在“嚶嚶”的报警铃声中紧急刹住。

“轰”的一声，乘客们受着惯性这一自然法则的作弄，全部向前倒去！你挤我，我撞他，怪样百出，笑话百出。一个年轻人几乎是由车尾一下子甩到车腰，正好跌坐到一位老妇人的膝上，好象是儿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人们在一片叫唤和咒骂声中，禁不住又笑出了声。她碰巧正坐在这辆车内，顿时也失去了温文尔雅的优美姿态，将一位青年人撞倒，并在他簇新的米黄色茄克衫上踩了两脚；她那平时引以为骄傲的辫子，竟神奇地将小伙子面庞上的红花古巴眼镜钩走……

哈哈！这可是在杂技场上都很难看到的节目！辫子的恶作剧象一把盐，撒在生活的泉水中，使泉水变得有些味儿了。

谈不上谁对不起谁。当人们重新坐稳、站稳，电车重新启动后，谁也没有向谁道歉。姑娘红着脸，从辫子上取下眼镜，嘴角蠕动了一下，算是招呼，也算是慰问；青年人忍着脊背的疼痛，接过眼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潇洒地耸耸肩，算是致了“答词”。

兴业桥车站到了。这里是轻工业区，在城市的边缘。什么火柴厂、肥皂厂、针织内衣厂、伞厂、搪瓷厂、布鞋厂，都集中在这一带。举目望去，烟囱林立，青烟缭绕；与别处相比，这里的天空、道路和建筑物都显得灰扑扑、热腾腾的，散发着一股股活力；甚至川流不息的行人也显得比东郊教育区、南郊机关区忙碌得多，表现了一种工业生产的强有力的节奏。

姑娘下了车。她是第一次到这一带来，下车后便四下张望，想找人问个路。也许人类有向相识者靠拢的本能，当她看见戴古巴镜的青年人也下了车，便抢上两步，颇有礼貌地问道：

“同志，请问江丰搪瓷厂怎么走？”

青年人见是“辫子”，微微一笑，同样礼貌地回答道：“跟我走。”

“你也是到江丰搪瓷厂去的？”

“嗯。”尽管礼貌，但却冷淡。

“你在搪瓷厂工作？”

“嗯。”

找到向导了。姑娘高兴得将本来就在身后的辫子朝后面甩了甩，与青年人拉开了半步横向距离，向前走去。她想，既然自己是到江丰搪瓷厂采访的，而他又是这个厂的职工，因此，他自然也是自己的采访对象。她以《大江日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采访轻工战线，一下子便“撞”中了目标，是个好兆头。她仔细将青年人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的相貌十分英俊，身材颇长匀称，头发是青年式的，又黑又软，随随便便地遮挡着半边耳朵；前额的一绺，根部自然曲卷，显得很有朝气。这种发式没有牛仔长发那么油，也不象推得很上的瓦盖头那么呆，虽然未加修饰，却也显得自然而飘逸；米黄色茄克衫很合身，衬出他那健美的体魄；下身穿着深色细条的直筒裤，脚下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小方头皮鞋。嗨，大学的所有男同学，哪一个比得上他？甚至曾经一度让她感兴趣的“诗王”——新闻系的佼佼者，也没有他气派。“象个男人”，这是大学女同学背后对男同学评价的上限。

然而，她今天毕竟是堂堂正正的报社记者。记者，“无冕之王”，还能在一个小伙子面前脸红心跳？她很快控制住情绪，不放过走路的机会，开始了她的“采访”：

“你在厂里的哪个部门？”姑娘问道。其实，她心中早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判断：大学毕业，学硅酸盐专业的，在该厂技术科工作，正等待评定职称，运气好的话，可以混上个工程师。

小伙子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这使姑娘有些慌乱，忘记了新闻采访的一忌：不要提“硬”问题，仍然顽强地问道：

“在厂部还是在车间？”